

兩 朋 友



著 夫 涅 格 居 · 俄
譯 岑 海



刊社版出明平

新 譯 文 叢 刊

兩 朋 友

蘇 岑 海 著 夫 涅 格 屠 · 俄

平 明 出 版 社 刊 行

• 1952 •

新譯文叢刊

兩 朋 友

著 者 俄·屠格涅夫

譯 者 梅 岑

出 版 者 平 明 出 版 社

上海油頭路八二號

定價人民幣 六千七百元正

版權所有·不准翻印

一九五一年八月初版
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再版3001—45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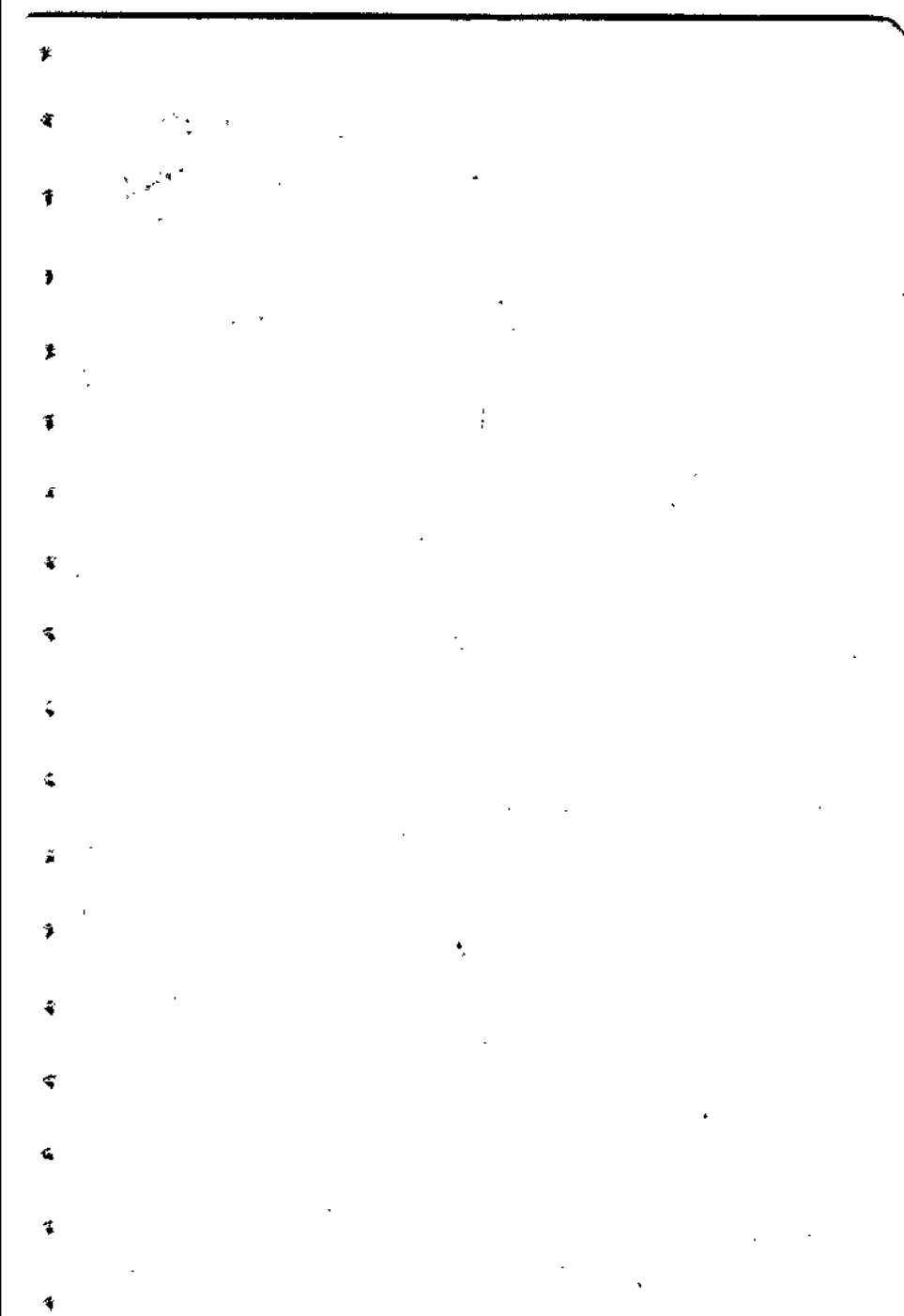
本華英第 The Two Friends And Other Stories Tr. by Constance

Garnett, London, William Heinemann, 1921. 翻譯後來又改題 The

Jew And Other Stories Tr. by Isabel F. Hapgood, New-York, Charles

Scribner's Sons, 1904. 英譯本

兩
朋
友



上世紀四十年代的一個春天，一個名叫波里斯·安特萊依契·佛耶查夫寧的二十六歲的年輕人抵達了他的家園，那份產業座落在俄羅斯中央區的一個省份。他剛纔「由於家庭境況」辭去了軍職，打算來照料他的產業。當然，這是一個值得讚許的主意！可是，通常都是這樣：波里斯·安特萊依契拿定這個主意，卻是出於無奈。他的收入每一年在減少，債務卻一直在增加。他自己覺悟到不可能再在軍隊裏當差，再在京城裏住下去——一句話，到那個時候為止他一向過着的那種生活；他極勉強地打定主意化

幾年工夫專心專意把這些「家庭境况」安排妥當。因為這些境况，他纔來到了這塊荒野的地方。

佛耶查夫寧發現他的產業亂七八糟，他的田園漸漸荒廢，他的屋子幾乎坍塌了。他任命了一個新村長，減少了家奴的數目。他打掃了兩三個房間給自己使用，吩咐在屋頂漏的地方鋪上新屋頂板。然而，他沒有採取任何劇烈的處置，也沒有籌畫任何的改良，顯然因為他想到至少他先得弄清楚需要改良些甚麼……於是 he 着手瞭解耕作，像人家說的那樣，開始盤根究底地調查這宗事情。我們須得承認，他調查這宗事情沒有一點特殊的熱心，而且一點也不躁急。由於過不慣鄉下的生活，他覺得那是非常地寂寞，往往想不出上哪裏去，怎麼樣打發這悠長的日子。他有許多的鄰舍，可是他沒有跟他們結交——不是因為他躲避他們，而是因為他還沒有機會跟他們接觸。可是終於在秋天裏他結識了一位貼鄰的鄰舍，他名叫庇渥德爾·華西里依契·克魯辟青。他從前曾在騎兵隊裏服役，退伍的時候官階是個中尉。他的農夫和佛耶查夫寧的農夫從記不清楚的時

候起就有了關於兩個半結夏吉納●堆草的空地的爭執。這爭吵時不時達到打架的地步；一墩墩的乾草堆神祕地從這兒移到那兒；各式各樣不愉快的事件發生了；大概這爭吵還會繼續個許多年，要不是克魯辟青偶爾聽見波里斯·安特萊依的愛好和平的氣質，跑到他那兒去親自討論這樁事情。這次會晤有了極愉快的結果：第一，這糾葛在地主的互相滿意下當場而且永遠地解決了；第二，他們彼此非常合意，開始常常會面，到了冬天他們已經成了幾乎不能分離的朋友了。

但是他們很少有共同的地方。佛耶查夫寧，雖然自己並不富裕，卻有富裕的父母，受過良好的教育，在大學裏唸過書，懂得幾國語言，喜歡讀書，整個兒來講可以看作一個受過教育的人。克魯辟青恰正相反，法國話說得很壞，除非被迫，從來不拿起書本，寧可算是沒有受過教育的那一類人。這兩個朋友在外貌上也很少相像：佛耶查夫寧是個高個子，消瘦，金頭髮，看來像一個英國人；他的身上，特別是一雙手，總是弄得乾乾淨淨，沒一點可

以挑剔的地方，衣著都雅，他的頸巾精緻得近乎浮華……全都是在京城裏養成的習慣！克魯辟青相反地是個黑頭髮、棕皮膚、圈肩膀、矮小僵僵的人，不分冬夏老是穿着一種有敞口的、突出的衣袋的青銅色料子的寬膊短大衣。

「我喜歡這種顏色，」庇涅德爾·華西里依契老是說，「因為它不顯醜。」

這料子的顏色確然不顯醜，祇是這料子本身就很醜了。佛耶查夫寧喜歡美味佳肴，津津有味地談論着豐美的飯菜的引人入勝以及滋味的重要；克魯辟青卻不管端給他什麼東西都喫，祇要這個東西他能夠嚥得下喉嚨。假如他偶然碰到一盆撒着蕎麥粒的甘藍菜湯，他高高興興地舀起那菜湯，把蕎麥粒一同喫下肚去；假如德國清湯端上來，他也會同樣高興地享受它，要是手頭恰巧有什麼蕎麥粒的話，他就會把它倒在這盆湯裏，以為一切都合適。他愛好克瓦斯，●用他自己的話來說，「像他自己的父親，」對法國酒，尤其是紅酒，他是不能夠忍受的，喊它們做「酸醋。」總之，克魯辟青一點也不挑。

●Kvass是一種夏季的清涼飲料。上海叫俄國汽水，北京人譯作渴羅斯。——譯者。

別，而佛耶查夫寧一天就要換兩次乾淨的手帕。一句話說完，這兩個朋友，我們早已說過了，並不相像。祇有一樁事情他們是共同的：他們都是所謂「好人」，正直、溫厚的年輕人。克魯辟青生來就是這樣的人，佛耶查夫寧卻是變成這樣的。除此以外，他們兩個還可以用這樁事實鑑別出來：他們都沒有特別愛好什麼東西，那就是說，他們對任什麼東西都沒有特別的嗜好或偏愛。克魯辟青比佛耶查夫寧要大上七八歲。

他們的日子消磨得有點兒單調。通常在早晨，可也不十分早，不過九點鐘光景，波里斯·安特萊依契帶了一本書和一杯茶，坐在窗前，梳過了頭髮，洗過了臉，穿了一件漂亮的睡衣，沒扣扣子，敞開地垂着，和一件雪白的襯衫；門開了，庇渥德爾·華西里依契穿了他通常隨隨便便的衣著走進來。他的那塊小產業離開佛耶查夫諾（波里斯·安特萊依契的產業叫做這偏名字）不過半偏維爾斯特。●而且庇渥德爾·華西里依契通常常在波里斯·安特萊依契的家裏住夜。

「啊，早安。」他們兩個同時說出來，「你睡得怎麼樣？」

這利那間菲迭育希加（一備打扮得像哥薩克人^①的十五歲小聽差，他的頭髮聳起了就像交配季節裏一頭流蘇鵲的羽毛，看上去像在打瞌睡，）給庇渥德爾·華西里依契帶來了他的布哈拉^②料子的睡衣，庇渥德爾·華西里依契呢，清了清喉嚨作個準備，就把自己裹在睡衣裏面，開始喝茶抽煙。

於是談話開始了，從容不迫的談話，還有間歇和停頓；他們談到氣候，談到昨天，談到田裏的工作和穀子的價錢；他們也談到鄰近的地主同他們的太太。在他認識波里斯·安特萊依契的早先的日子裏，庇渥德爾·華西里依契以為這是他的義務，而且真的很

① 哥薩克人散居俄國頓河流域及德聶伯河流域一帶，民性強悍，善騎戰。——譯者。

② Bokhara 位中亞細亞南境，阿姆河之北，本係獨立國，一八七三年與俄訂約，為俄保護國；俄國革命後曾一度獨立，建立布哈拉蘇維埃共和國，今為烏茲別克及土可門之一部，為中亞宗教、商業之中心，產米、棉、生絲、皮革等。——譯者。

高興有這麼一個機會，來問他的鄰舍關於京城裏的生活、關於一般的學問、文化——全都是關於高尚的題目。波里斯·安特萊依契的答覆引起了他的興趣，常常使他喫驚，使他側耳靜聽，可是同時它們引起了某種的疲勞，所以所有這種談話都迅速地打住了；實在波里斯·安特萊依契自己就沒有顯出過份的熱望來重提它們。後來偶爾，雖然不是常常，庇渥德爾·華西里依契會突如其來地問波里斯·安特萊依契，比方說，電報是怎麼樣的一種東西；在聽了波里斯·安特萊依契的不十分明白的解釋以後，他默默地坐了一忽兒，隨後說：

「是的，這是奇妙的，」以後很久沒有再問一個科學上的題目。

他們的談話多半就像下面這樣。庇渥德爾·華西里依契，比方說吧，從他的煙斗裏吸了口煙，再從鼻孔裏噴出來，問：

「你雇來的那個新來的女孩子是什麼樣人啊？我在後樓梯瞧見她，波里斯·安特萊依契。」

於是輪到波里斯·安特萊依契把他的雪茄煙放到嘴唇邊，噴了兩口煙，呷了一口，
捲着奶油的冷茶之後，說：

「什麼新來的女孩子？」

庇涅德爾·華西里依契，略微側向一她，從窗口望到院子裏，一條狗剛纔在那兒咬
了一個赤腳的男孩子的小腿，回答道：

「金頭髮的……模樣兒還不壞。」

「啊！」波里斯·安特萊依契嚷道，頓了一頓，「那是我新來的洗衣女。」

「她從哪兒來的？」庇涅德爾·華西里依契喫驚似地問。

「從莫斯科。她一晌在那兒受訓練的。」兩個人又默默地坐了一會兒。

「你一共雇了多少個洗衣女啊？」波里斯·安特萊依契？庇涅德爾·華西里依契

再問，一心一意望着煙斗裏的煙草在枯灰底下燃燒，發出乾燥的爆聲。

「三個，」波里斯·安特萊依契回答。

「三個！我祇有一個，也幾乎沒有什麼事給這一個來做；當然咧，你知道，我們沒有好多東西要洗啊！」

「哼」波里斯·安特萊依契回答，談話停頓了一會兒。

早晨就在這樣的消遣裏度過，午點時間到了。庇涅德爾·華西里依契特別愛好午點，他說十二點鐘恰正是一個人飢餓的時候；果真他在那個時刻喫得這樣快活，有這麼愉快而旺盛的胃口，就使一個德國人瞧着他，也會樂起來。庇涅德爾·華西里依契喫午點喫得這麼開懷！波里斯·安特萊依契喫得要少得多：他祇要一塊雞肉餅或是兩隻白脫油炒蛋加一點英國沙司●就滿足了。這種沙司裝在一隻製作靈巧、專利特許的瓶罐裏，這是他化了許多錢買來的。雖然他說沒有了它任何東西都不能進口，私下裏卻已經

● sauce 一種用來增進食慾的液體調味品，在進餐時塗在魚、肉、布丁上喫的，通常酒排開裏即喚沙司，又譯作醬油。——譯者。

覺得喫厭了。午點以後，要是天氣好的話，這兩個朋友就在田裏巡行一番，或者不過出去散一會步，或者看看幼馬訓練得怎麼樣啦等等。有時候他們一直走到庇渥德爾·華西里依契的產業那邊，偶爾還走進他的小屋裏去。

那所屋子，不但小，而且東倒西歪，與其說像一個地主的住宅，不如說更像一個平常家奴的茅舍。草葺的屋頂上長着青苔，屋頂上面跟蜂窩一樣結滿了麻雀和穴鳥的窩。那些白楊木頭的牆壁，原先緊密地湊合在一起的，一垛已經向後倒了，其餘的都向一邊傾側，陷進泥地裏——一句話，庇渥德爾·華西里依契的屋子外面窳陋，裏面也窳陋。

可是庇渥德爾·華西里依契並不爲了這個垂頭喪氣。既然他是個單身漢，對什麼事情都很馬虎，他很少關心生活的舒適。祇要他有一小塊地方在緊急時候可以躲躲寒冷和壞天氣，也就心滿意足了。他的屋子由女管家瑪基杜尼亞（一個中年婦人，非常熱心而且還誠實，祇是生了一雙不順當的手）管理着；沒有一樁事情她做得順遂的——洗洗陶器，把陶器打破了，洗洗襯衫，把襯衫扯碎了，弄起餐點來，不是沒煮熟，就是燒焦了。

庇渥德爾·華西里依契慣常管她叫喀列芭拉。

由於天生的好客，庇渥德爾·華西里依契不管他進款短絀，仍舊喜歡客人到他家裏和款待客人。波里斯·安特萊依契拜訪他的時候，他更是特別起勁，忙碌非凡，可是多謝瑪基杜尼亞，她真要好的緊，走一步路幾乎飛掉她的腿子，結果可憐的庇渥德爾·華西里依契的款待糟得無以復加，大抵只有一塊走味的鱈魚乾和一杯伏特加酒，這個他自己形容得非常恰當，他說：這個是『跟老冒作對的資本』。他們散步以後，兩個朋友又回到波里斯·安特萊依契的屋子裏，用不慌不忙的姿態喫着中飯。就像沒有喫過午點那樣地喫了一頓以後，庇渥德爾·華西里依契就退隱到什麼隱僻的壁角落裏，睡上兩三個鐘頭的覺；這當兒波里斯·安特萊依契讀一點外國雜誌。晚上兩個朋友又會面了，他們的友誼是這樣地偉大，有時候他們坐下來玩一種叫做『優先』的牌戲，有時候他